穀玉類編

卷二十五至
卷二十八

AE
4
W284
V.6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穀玉類編卷二十五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儒術類二

文　詩　賦　敏捷　代作

文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哀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魏文帝典論

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

秋者也。顏氏家訓

董仲舒夢蛇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西京雜記

揚雄著太元經。夢吐鳳凰集元之上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東得之。歎爲高文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世說

陸機辭藻宏麗。張華謂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葛洪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晉書

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旣成。未爲時流所稱。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

謂深得文理常置几案梁書

溫子昇文章淸婉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魏書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陳子昂始變雅正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唐書

許國公蘇頲與燕國公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時號燕許大手筆

韓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

楊億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密有規裁學者翕然宗之宋史

歐陽修從尹洙遊爲古文迭相師友遂名冠天下修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

曾鞏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文詞者鮮能過也

蘇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汪茫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

元好問爲文有繩尺備衆體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金史

虞集學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元史

黃溍文辭布置謹嚴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溍與柳貫虞集揭傒斯人號爲儒林四傑

宋濂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

者後先相踵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不以姓氏明史

李東陽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碑版篇翰流播四裔奬成後進推輓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

王愼中爲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下無可取已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倣尤得力于曾鞏壯年廢棄益肆力古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唐順之齊名天下稱之曰王唐又曰晉江毘陵

歸有光爲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觝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

詩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咏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鍾嶸詩評

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謡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沈約集

阮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晉書

夏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别見孝悌之性岳因此作家風詩

袁宏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

渚秋夜乘月汎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清會辭又藻拔遣問焉答曰袁臨汝郞誦詩卽詠史之作也尙迎升舟與談申旦不寐

顏延之與謝靈運以辭釆齊名延之問鮑照巳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南史

王籍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爲湘東王叅軍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

曹景宗爲右衛將軍破魏凱入武帝於華光殿宴飮景宗啟求賦詩詔令沈約分韻詩韻巳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宋之問爲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

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唐書

唐與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杜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白居易工詩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稹酬咏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元微之與劉夢得韋楚老在白傅第各賦金陵懷古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世說

李端趙州人郭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於前客乃服 唐書

錢起能詩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李賀以詩名每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絶去翰墨畦徑

梅堯臣工詩歐陽修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堯臣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世以爲知言 宋史

楊載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 元史

楊維楨詩名擅一時號鐵崖體張雨稱其古樂府出入少陵二李間有曠世金石聲宋濂稱其詩震蕩陵厲鬼設神施尤號名家明史

高啟工詩與楊基張羽徐賁人稱吳下四傑以配唐王楊盧駱云

高叔嗣爲詩清新婉約陳束序其蘇門集謂有應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沈雄體王孟之清適具高岑之悲壯王世貞則曰子業詩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清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而蔡汝楠至推爲本朝第一云

李夢陽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

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爲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爲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

總督胡宗憲嘗宴將吏於爛柯山酒酣樂作明臣作鐃歌十章中有云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宗憲起捋其鬚曰何物沈生雄快乃爾卽命刻於石明臣姓沈與徐渭余寅皆宗憲招致幕府同筦書記

賦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司馬相如答友問西京雜記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能感物造端材

知深美也周道寖壞學詩之士逸於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漢書

司馬相如客游梁著子虛賦上讀而善之名相如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之賦賦奏天子以爲郎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乃就大人賦奏之天子大悅飄飄有淩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史記

揚雄好辭賦成帝時雄待詔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三月祭后土旣祭行遊登陟還上河東賦以勸十二月羽獵雄爲校獵賦以風明年上誇胡人以多禽獸雄上長楊賦以風漢書

班固除蘭臺令史時京師修宮室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

西顧固乃上兩都賦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泆之論　後漢書

張衡善屬文時王侯以下踰侈衡擬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

王延壽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

禰衡客荊州黃射爲章陵太守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巵於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左思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遂搆思十年賦成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晉書

潘岳舉秀才武帝耕耤田岳作賦以美其事及爲長安令作西征

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淸旨詣旣而仕宦不達作閒居賦

郭璞詞賦爲中興之冠著江賦其辭甚偉

孫綽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

張融浮海至交州作海賦還京以示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索筆注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木華字元虛嘗爲海賦 ○ 南齊書

魏收以文華顯孝武狩於嵩南收上南狩賦以諷使梁作聘遊賦辭甚美盛天保八年三臺成收上皇居新殿臺賦文甚壯麗 北齊書

謝偃爲塵影賦二篇太宗名見又獻惟皇誡德賦規帝時李百藥

工詩而優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唐書

扆蒙善屬文嘗次歷代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爲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錄覽而稱善五代史

夏侯嘉正有俊才官著作佐郎使於巴陵爲洞庭賦徐鉉見之曰元虛之流也人多傳寫宋史

施宜生試一日射三十六熊賦擢第金史

陳孚以布衣上大一統賦江浙行省爲轉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元史

錢惟善錢塘人至元元年省試羅刹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

据枚乘七發辨錢塘爲曲江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 明史

貝瓊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爲大韶賦以見志

桑悅在燕市見高麗使者市本朝兩都賦無有恥之作兩都賦

李濂少負俊才時從俠少年聯騎出城搏獸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爲人一日作理情賦友人左國璣持以示李夢陽大嗟賞訪之吹臺濂自此聲馳河雒間

敏速

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搆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魏志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世說

桓宣武北征袁虎從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邱令楷等共打銅鉢分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南史

傅縡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 陳書

魏收除主客郎中自武定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毎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 北齊書

王勮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儀注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各占其詞粲然皆畢人人歎服唐書

溫庭筠才思神速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叉全唐詩話

劉敞爲文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宋史

高衎少能賦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衎執筆未暮十賦皆就金史

劉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俟據

案伸紙立成七言絶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 明史

屠隆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嘗戲命兩人對案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對奕口誦詩文命人書之書不逮誦也

代作

禰衡客荆州爲黃祖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之所欲言也 後漢書

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作二百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志無以成斯美也 晉書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卽名周與語大悅 唐書

王勃所至時人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 北里志

徐渭爲諸生有盛名總督胡宗憲招致幕府筦書記宗憲得白鹿將獻諸朝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學士擇其尤上之學士以渭表進世宗大悅益寵異宗憲宗憲以是益重渭 明史

穀玉類編卷二十五

穀玉類編卷二十六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武功類

制勝　詭道　水戰　火攻

制勝

楚子伐隨。季梁請下之。勿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曰。必速戰。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左傳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

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擊之盡殪

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魏伐趙趙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梁趙相攻兵卒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君不若引軍疾走大梁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史記

漢韓信張耳擊趙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發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弃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則

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幟二千趙軍已不勝欲還歸壁壁皆漢幟而大驚以爲漢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

吳楚反周亞夫以太尉擊吳楚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景帝許之亞夫至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守便宜不往堅壁不出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飢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出兵追擊破其軍　漢書

馮異爲征西將軍討赤眉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

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及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詔異軍栒邑未至囂使其將行巡取栒邑異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異曰虜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爭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大破之 後漢書

耿弇爲建威將軍討張步時步都劇使其弟藍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弇進軍二城之閒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弇勅諸將至臨淄護軍等以爲宜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

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張藍懼將其衆歸劇步兵至臨淄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故示弱以盛其氣步直攻弇營與劉歆等戰弇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預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僵尸相屬

朱儁爲中郎將討黃巾賊韓忠據宛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儁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曰我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忠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

僨擊破之忠等遂降

皇甫嵩爲左將軍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嵩督董卓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我何救焉國圍陳倉不能拔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大破之

賈詡依張繡於南陽太祖征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繡追果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何其反而

皆驗詡曰將軍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退曹公必自斷後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必勝也繡乃服　魏志

丞相諸葛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曰南中恃其險阻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世南方不復反　蜀志

宣帝輔政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帝征之文懿堅壁而守帝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帝曰賊堅營高壘

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我直指襄平則入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也乃縱兵擊破之晉書

陳慶之隸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等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前鋒必是輕銳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敗且敵所據地林木甚盛必不夜出於是與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梁書

梁州恒稜獠叛周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

曰如此則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今吾示以威恩爲惡者誅之爲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恒稜聞之猶豫未決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導卿但慰諭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率衆降　通鑑

來護兒位開府高智慧據浙江反護兒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船艦被江鼓噪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

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賊顧火而
懼素因是一鼓破之北史
李靖位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閱兵䕫
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
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名兵無以禦
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銑檄江南兵不及到乃降輔公祏據丹陽
反詔靖副孝恭東討公祏遣馮惠亮屯當塗陳正通屯青林諸將
議取丹陽靖曰不然公祏所自將鋭卒也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
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今方持重待公祏
立計耳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恭聽之

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出走禽之唐書

藥元福事晉為深州刺史契丹入寇元福與李守貞等禦之於陽城契丹兵斷糧道晉人乏水士馬飢渴契丹順風揚塵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為虜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出戰契丹敗遁去會蕃部拓拔彥超攻靈州乃以馮暉鎮朔方進討元福與暉出威州彥超衆數萬扼要路軍中懼元福曰彼雖衆而精兵少依西山為陣者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先擊西山兵公但嚴陣不動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為號旗舉則合勢進擊敗之必矣暉然其策彥超大敗宋史

高繼勳爲并代州鈐轄。契丹聚兵五萬屯草城川。繼勳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彼衆而陣不整。將下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伏兵山下。敵見我弱。必攻我。我誘之南走。爾起乘之。當大潰。轉戰至寒光嶺。伏發。契丹果敗。

燕達討安南。師次富良江。蠻艤鬬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達擊之。大敗。

岳飛爲荆湖統制。招捕楊么。都督張浚會名還。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

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賊黨黃佐等降么不服飛擒斬之果八日而賊平

劉錡充東京留守行抵順昌金人敗盟來侵錡與知府陳規守禦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對如前兀术喜卽置鵝車砲具不用兀术至城下錡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時天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方晨氣清凉錡按兵不

勳遠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兀朮乃還汴

李文忠以偏將軍從常遇春出塞遇春卒命文忠代將其軍奉詔會大將軍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曰我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元游兵禽平章劉帖木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來劫文忠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其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 明史

沐英拜征南右副將軍從將軍傅友德取雲南元梁王遣平章達

里麻以兵十餘萬拒於曲靖英乘霧趨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友德欲渡江英曰我兵罷懼爲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長刀砍其軍軍却師畢濟鏖戰良久復縱鐵騎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長驅入雲南梁王走死城降屬郡皆下

廣西猺獞流剽廣東殘破郡邑殆徧成化元年大發兵命尚書韓雍贊理軍務時諸將皆主困賊之說雍則曰當全師直搗大藤峽攻其腹心遂破修仁定荔浦十月至潯州延問父老亦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

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爲嚮導雍見即駡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挂林箐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督諸軍水陸並進連破諸巢直抵橫石塘緣木攀藤上賊不能支遂大敗之峽有大藤如虹橫亘兩厓間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

王守仁既平桶岡浰頭諸積寇而寧王宸濠反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言都督許泰等將京邊兵各四萬

水陸並進南贛湖廣兩廣諸巡撫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又爲蠟書遺僞相敘其歸國之誠令從吏早發兵東下宸濠果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時諸守令各以兵來會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絶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詭道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

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左傳

楚大飢庸人帥羣蠻叛楚楚使廬戢黎侵庸庸人逐之將起大師

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

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以伐庸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孫臏爲齊軍師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直走大梁

魏將龐涓去韓而歸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

又明日爲三萬竈涓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亡者過半矣

乃倍日并行逐之孫子伏兵馬陵破其軍史記

魏王豹反漢漢以韓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豹大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岑彭將兵擊秦豐豐拒於鄧數月不得進彭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後漢書

廉范爲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范拒之虜衆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

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而龜茲王發溫宿

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兹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於東界徼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

虞詡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

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令軍中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潛遣五百餘人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擊破之

檀道濟伐魏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爲妄斬以狥　南史

陸騰爲江州刺史陵州獠抄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未可

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擕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遂破之 周書

楊義臣爲朔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義臣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爲伏兵發因大潰 隋書

周法尚爲行軍總管嶲州烏蠻反詔法尚擊之賊散走山谷間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獲其渠帥

柴紹爲驍衛將軍吐谷渾黨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

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　唐書

裴行儉爲洮州總管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朝廷欲討之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至西州行儉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使人名都支都支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詣營謁遂禽之遮匐乃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詔行儉討之先是餽糧數爲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賊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

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殆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及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傅合行儉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後數日執溫傅來降

張巡守雍邱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賊將令狐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

唐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劉鄩營鄩不肯出莊宗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而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攻魏莊宗自貝州返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耶兵再合鄩大敗。五代史

張齊賢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時遼兵入寇。齊賢約潘美以幷師來會戰。間使爲遼人所得。旣而美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幷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宋史

張亢爲幷代都鈐轄。與夏人戰於光毛川。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伏兵於山後。亢以萬勝軍皆新募罷耎。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

岳飛爲統制賊曹成據道賀二州命飛招成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喜期翼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破其砦及飛駐師江州知劉豫結黏罕而兀朮惡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遣諜至齊問舉兵期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白其主遂廢豫

康茂才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陳友諒既陷太平謀約張士誠合攻應天太祖欲其速來破之知茂才與友諒有舊命遣僕

持書紿爲內應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山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退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 明史

山雲宣德三年柳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諸縣帝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雲至討朝烈破之賊保山巔山峻險掛木於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遂盡破之

王守仁巡撫南贛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守仁旣平

師富龍川賊盧珂鄭志高咸請降及征橫水浰頭賊將亦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讎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自是境內大定

馬芳爲薊州總兵官時辛愛以十萬騎入西路芳迎之馬蓮堡堡圮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爲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

水戰

楚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左傳

吳子闔廬伐楚大敗之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曰困獸猶鬬

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韓信爲趙相擊齊楚使龍且將救齊與信夾濰水陳信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且喜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 史記

何無忌南追桓元次桑落洲元將何澹之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謂劉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澹之遂潰 晉書

岳飛招捕楊么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

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得行賊奔港中則爲筏所扼官車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 宋史

俞通海進樞密院同知時陳友諒大舉圍南昌從太祖擊之遇於康郎山舟小不能仰攻力戰幾不支通海乘風縱火焚其舟二十餘敵少挫明日復戰偕廖永忠等以七舟置火藥焚敵舟數百踰二日復以六舟深入敵連大艦力拒太祖登舵樓望久之無所見意已沒有頃六舟繞敵艦出飄颻若游龍軍士讙譟勇氣百倍戰益力友諒兵大敗師次左蠡通海進曰湖有淺舟難回旋莫若入

江據敵上流彼舟入卽成禽矣遂移師出湖水陸結柵友諒不敢出居湖中一月食盡引兵突走竟敗死是役也通海功最多 明史

火攻

皇甫嵩討黃巾進保長社賊波才引衆圍城嵩兵少乃名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大風嵩勅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大破之 後漢書

周瑜爲前部大督曹公入荆州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瑜逆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操軍方連船艦

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士皆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吳志

王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皆以鐵鎖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晉書

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逌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爇羌營

潘美征嶺南距廣州百二十里劉鋹兵堅壁以待美與諸將計曰

彼編竹木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遂分遣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美擊敗之。宋史

張輔拜征夷將軍討安南黎季犛安南有東西二都依宣洮沲富良四江爲險賊緣江岸立柵聚舟其中築城於多邦隘城柵橋艦相連九百餘里兵衆七百萬欲據險以老輔師輔與左副將軍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佯欲他攻以懈賊令都督黃中等將死士人持炬火銅角夜四鼓越重濠雲梯傅其城都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城下兵鼓譟繼進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追至繖圓山

盡焚緣江木柵俘斬無算進克東都遣別將取西都又分軍破賊援兵季犛逃入海州縣皆望風降　明史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爲羣戚繼光勦倭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比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闖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逌火雞今戚公乃以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兵畧纂聞

穀玉類編卷二十六

穀玉類編卷二十七

休寧　汪兆舒果齋輯

帝戚類

皇太后　皇后　妃嬪　太子　公主
親王

皇太后

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黃帝於壽邱少昊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夢接意感生少昊帝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感巳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帝堯母曰慶都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

EAST ASIAN LIBRARY

陵帝禹母曰修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而生禹於石紐 宋書

夏之興也以塗山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 史記

長秋宮漢太后居之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爲名 三輔黃圖

王太后初內太子宮生一男男方在身夢日入其懷是生武帝 史記

明德馬皇后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已防參醫藥事曰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樸

素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常與帝言道政事雍和終日 後漢書

和熹鄧皇后和帝崩后迎立殤帝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嘗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減大官尚方服御珍膳及郡國所貢皆減過半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飢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阸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

憲宗懿安郭皇后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御興慶宮及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可與外事哉武帝喜畋遊角武抃擇五坊小兒得出入

禁中他日問后起居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抃等不復橫賜 唐書

昭憲杜太后太祖母也太祖即位拜太后於堂上太后愀然不樂左右曰母以子貴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宋史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帝不豫宰執乞立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驛名司馬光呂公著迎問設施所宜先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

蔡確欲獻諛乞復其官后曰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並命為相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勿便者次第罷之而宇內復安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人以為女中堯舜

仁宗誠孝皇后張氏宣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宣宗崩英宗方九歲宮中訛言將召立襄王矣太后趣召諸大臣至乾清宮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羣臣呼萬歲浮言乃息大臣請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毋壞祖宗法第悉罷一切不急務時時勗帝向學委任股肱以故王振雖寵於帝終太后世不敢專大政　明史

皇后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其德茂也葢亦有內助焉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序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史記

坤惟厚載陰正乎內詩美好逑易稱歸妹祁祁皇儷言觀貞淑班政蘭閨宣禮椒屋 後漢書

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屋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於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故昏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 晉書

後宮則有掖庭椒房 椒房殿名皇后所居○西都賦

EAST ASIAN LIBRARY

帝少昊母星娥處於璇宮故皇后宮曰璇宮 拾遺記

周宣王嘗晏起皇后姜氏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王樂色而忘德敢請罪宣王曰寡人不德非夫人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 通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女也選入太子宮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命養肅宗后盡心撫育永平三年立爲皇后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詞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每於侍執之際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 後漢書

太宗皇后長孫氏性約素益觀書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

EAST ASIAN LIBRARY

司晨家之窮也帝固要之訖不對兒無忌以佐命功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曰妾託體紫宮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及疾亟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 唐書

慈聖光獻曹皇后武惠王彬之孫也仁宗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為后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慶歷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閤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卒誅之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撫鞠周盡迨入為嗣子贊策居多 宋史

世祖皇后察必弘吉剌氏一日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里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

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分業巳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元史

孝慈高皇后馬氏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太祖有劄記輒命后掌之倉卒未嘗忘嘗語太祖定天下以不殺人爲本太祖善之克元都俘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朕知后謂得賢爲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妾與陛下起貧賤至今日恒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亡起於細微故願得賢人共理天下又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歎曰至言也命女史書之明史

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幼貞靜好讀書稱女諸生旣爲皇后一日問

EAST ASIAN LIBRARY

陛下誰與圖治者帝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后因請悉召見其命婦賜冠服鈔幣諭曰婦之事夫奚止饋食衣服而已必有助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旦夕侍上惟以生民爲念汝曹勉之疾革之日惟勸帝愛惜百姓廣求賢才恩禮宗室毋驕畜外家

妃嬪

元帝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從熊佚出圈欲上殿左右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前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　漢書

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聖賢

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之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

徐惠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聞之名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文無淹思帝益禮顧惠遷充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四夷稍稍治宮室惠上疏極諫剴切精詣帝善其言優賜之 唐書

金主珦疾革時巳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紿之曰上方更衣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啟戶出之 經濟

成祖昭獻貴妃王氏有賢德事皇后恭謹爲帝所重帝晚年多急怒妃曲爲調護自太子諸王公主以下皆倚賴焉 明史

太子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左傳

北極五星第一星謂之前星太子也不明太子憂 晉書

周太子晉乘白鶴仙去故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禁曰鶴禁 藝文類聚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不定屈建曰楚必亂夫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追夫太子者國之基國既無基猶兎走也

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 說苑

成帝初爲太子寬博謹愼居桂宮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絶乃度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乃著令令太子得絶馳道 漢書

世祖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詔下州郡檢覈郡各奏事帝見陳留吏牘有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吏不服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詰吏吏乃首服如顯宗對 後漢書

漢明帝初爲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耀四曰海重潤天子之德如日月星海太子皆比德焉

故云重。古今注

肅宗初立爲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辦。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蕭嵩裴耀卿請改外辦爲外備。絳紗衣爲朱明服。乃從之。唐書

至道二年立元偘爲皇太子。大赦。太子既立。廟見還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通鑑

太子眞金。世祖嫡子也。按察使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聞漢成帝不絶馳道。唐肅宗改絳紗袍。大喜曰。使吾行之。亦當若此。

太子在中書久明於聽斷州郡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休戚者即日奏罷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德意未嘗少衰大雅不羣中外歸心焉 元史

成祖數北征命皇太子監國裁决庶政四方水旱饑饉輒遣賑恤仁聞大著而高煦高燧與其黨日伺隙讒構或問太子亦知有讒人乎曰不知也吾知盡子職而已 明史

公主

帝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 史記

周天子嫁女於諸侯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

秦因之漢制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自晉之後帝女依西漢曰公主帝之姑姊並曰長公主 初學記

公主峰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奔此學道後得昇仙駙馬王咸追之不及公主遺二履以示之 述異記

齊王蕭寶夤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 魏書

襄城公主太宗女也下嫁蕭銳性孝睦動循矩法帝勅諸公主視爲師式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異宮則定省闕止

葺故第門列雙戟而已 唐書

和政公主肅宗女也性敏惠有孝稱下嫁柳潭從元宗至蜀郭千仞反元宗諭降之不聽潭率折衝等殊死鬬主彀弓授潭潭斬賊五十級平之代宗立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衰事天子鄉納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主一不取親紉褓裳衣諸子不服紈綺

先是尚公主者皆取勳戚之家唐憲宗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諸家皆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杜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二十餘年人未嘗指為驕貴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屈服奏卹納之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肅然不聞人聲 山堂肆考

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下嫁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眞宗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爲壽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每燕集主必親視饔饍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己出均 宋史

徐國長公主神宗女也侍母疾晝夜不暫去迨疾革號慟屢絕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脩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千百人賓接皆盡禮志向冲淡服玩不爲紛華媵妾得女撫視如己出

重慶公主與憲宗同母下嫁周景事舅姑甚孝衣履多手製歲時拜謁如家人禮景每早朝主必親起視飲食主之賢近世未有也

明史

親王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其學舉六藝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漢書

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作五經論時號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 後漢書

東平王蒼好經書雅有智思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顯宗巡狩蒼常畱鎮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意不自安上疏歸職乃許還國帝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

高密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眞簡率每朝會不識其三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晉書

扶風王駿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儁望遷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善撫御有威恩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

齊衡陽王鈞居喪盡禮尫羸骨立性好學善屬文會稽孔珪家起園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惟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

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南史

濟南王彧有才學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魏書

霍王元軌始王吳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惟吳王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貞觀十年徙王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閤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引見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唐書

吳王顥嗜學好圖書神宗嘉其志尚每得異書馳使以示賜方團

玉帶俾服而朝顯辭乃爲製玉魚以別之是後親王踵爲故實宋史

豫王永成博學善屬文判太原府事世宗以永成誕日親爲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啟金縢之語當世榮之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於世金史

周惠王有子二十五人而博平王安㳍獨賢嘗輯貽後錄養正錄諸書勤於治生田園僮奴車馬甚具賓客造門傾已納之其時稱名德者必曰博平明史

蜀獻王椿性孝友慈祥博綜典籍容止都雅太祖嘗呼爲蜀秀才在鳳陽時闢西堂延李叔荊蘇伯衡商搉文史既至蜀聘方孝孺

爲世子傅表其居曰正學造安車賜長史陳南賓開義烏王紳賢聘至待以客禮時諸王皆備邊練士卒椿獨以禮教守西陲自椿以下四世七王幾百五十年皆檢飭守禮法好學能文孝宗恒稱蜀多賢王舉獻王家範爲諸宗法

襄康王無子莊王厚熲由陽山王嗣折節爲恭儉節祿以餉邊進金助三殿工兩賜書幣事嫡母王太妃及生母潘太妃以孝聞潘卒殯之東偏王太妃曰汝母有子社稷是賴無以我故避正寢厚熲泣曰臣不敢以非禮加臣母及葬跣足扶櫬五十里士大夫過襄者皆爲韋布交

穀玉類編卷二十七

穀玉類編卷二十八

休寧　汪兆舒杲齋輯

職官類一

宰相　翰林　中書　吏部　戸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部曹
給事中　都察院　御史　宗人府　通政司
大理寺　太常寺　光祿寺　太僕寺　鴻臚寺
國子監　京府尹

宰相

高宗夢帝賚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

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 書經

曹參代蕭何爲相國舉事無所更變一遵蕭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淸靜民以寧壹 史記

魏相爲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案事郡國還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漢書

鍾繇爲太尉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魏志

庾冰爲中書監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賔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元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 晉書

王猛爲秦丞相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不刑無才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

高熲爲尚書左僕射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熲所推薦各盡其用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治致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爲眞宰相 隋書

杜如晦爲尚書右僕射與房元齡共筦朝政如晦長於斷而元齡

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唐書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宋璟剛正又過於崇元宗尊憚嘗屈意聽納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也唐三百年輔弼者不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

張九齡爲相謇謇有大臣節元宗在位久稍怠於政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遣宦奴告曰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恙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

元宗每命相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皇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

陸贄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

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憲宗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眞宰相也

唐故事拜相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城東街名曰沙堤 國史補

鄭珏與李愚同爲學士鄭閣下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霜降成實乃白麻也是夜制出鄭拜相紀異

李沆爲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眞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王安石變更之言馴至棼擾世稱沆爲聖相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捄罪而不費辭犇丹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飢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宋史

李廸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專制廸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靳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概

韓琦與富弼齊名號賢相人謂之富韓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司馬光以資政殿學士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及神宗崩皇太后臨政起光拜尚書左僕射遼夏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

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哈刺哈孫拜中書左丞相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爲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及成宗弗豫制出中宮羣邪黨附哈刺哈孫以身匡之天下晏然成宗崩諸奸臣謀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哈刺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卧闕下內指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及仁宗至內難平哈刺哈孫自冬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 元史

拜住丞相安童孫也英宗登極拜中書左丞相日以進賢退不肖爲務憂國忘家知無不言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住

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歛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於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

楊士奇楊榮楊溥逮事四朝爲時耆碩溥入閣雖後德望相亞是以明稱賢相必首三楊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力相資靖共匪懈史稱房杜持衆美效之君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又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楊其庶幾乎

明史

李賢當英宗之復辟也師旅飢饉之餘民氣未復權奸內訌杜石傾稼朝野多故時事亦孔棘矣賢以一身搘柱其間沛然若有餘獎勵人材振飭綱紀迨憲孝之世名臣相望猶多賢所識拔偉哉

宰相才也。

彭時商輅侃侃守義盡忠獻納粹然一出於正其於慈懿典禮非所謂善成君德者與輅科名與宋王曾宋庠埒德望亦無媿焉

謝遷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

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倖盤結左右楊廷和爲相雖無能改於其德然流賊熾而無土崩之虞宗藩叛而無瓦解之患者固賴廟堂有經濟之遠畧也至其誅大奸決大策扶危定傾功在社稷卽周勃韓琦殆無以過矣

翰林

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有玄史二館。齊有聰明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周有崇文館。皆著撰文史。鳩聚學徒之所。唐初置修文館。後改爲弘文。舊唐書

秘書閣下高敞。人謂之木天。潛確類書

天子名學士草書詔。雖宸翰亦資檢校。謂之視草。翰林志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堂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紀纂淵海

太宗作文學館。收聘賢才。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功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訪以政事。討論

墳籍號十八學士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唐書
李程爲翰林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爛日過八塼乃
至時號八塼學士
蘇易簡充翰林承旨太宗嘗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牓
於廳額易簡會韓伾等往觀上聞賜宴甚盛宋史
蒲宗孟除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淸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
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
蘇軾除翰林學士嘗入對便殿宣仁后曰卿至此此先帝意也先
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軾不覺哭失聲
后與哲宗亦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李獻能廷試第一人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趙秉文李純甫嘗曰李獻能天生翰苑才故每薦之不令出館金史

揭傒斯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後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元史

陶安爲翰林學士事太祖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製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明史

成祖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周忱自陳少年願學帝喜而俞之增忱爲二十九人

柯潛爲學士時即院中後圃構清風亭鑿池蒔芙蓉植二栢於後堂人稱其亭爲柯亭栢爲學士栢院中有井學士劉定之所浚也柯亭劉井翰林中以爲美談云

中書

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焉梁陳時凡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隋初改爲內史省唐武德三年復中書省龍翔改爲西臺光宅改爲鳳閣開元改爲紫薇省然皆旋改旋復置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左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左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六人 杜氏通典

荀勗久在中書及失之甚悵悵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晉書

顏師古爲中書舍人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册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 唐書

蘇頲拜中書舍人元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王徽曾祖擇從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

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人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楊炎爲中書舍人與常袞同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云

賈曾拜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

曾鞏擢中書舍人屬新官制除目塡委鞏占紙肆書若不經意凡除郎御史數十人訓敕者人人不同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 合璧事類

始太祖承前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其官屬盡革惟存中書舍人 明史

劉鉉八歲時憲宗召見愛其聰敏且拜起如禮即命爲中書舍人宮殿門闥高同官楊一清常提之出入帝慮牙牌易損命易以銀歷官五十餘年嘉靖中至太常卿兼五經博士仍供事內閣誥勑

房

吏部

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周禮

毛玠與崔琰並典選舉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魏志

盧毓為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駮易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於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

山濤為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晉書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
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

徐勉爲吏部尚書彝倫有序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
官勉正色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梁書

牛弘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進用並多稱
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絶倫弘推心委任選舉爲最　隋書

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太宗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鑑

盧從愿爲吏部侍郎銓總以平允聞初高宗時吏部稱職者裴行
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姜晦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爲姦前領選者周棘扈藩檢

高季輔一條下 遺唐書三字

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然處事精明私相屬委罪輒得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贓賕路塞而流品有叙衆乃服

席豫爲考功員外郎進紬清明遷吏部侍郎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

吳敦復剛嚴權吏部侍郎請謁不行銓綜平允 宋史

王信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入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復柅之信鉤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實礙式吏受賕爲地工部尚書趙雄以屬信信持勿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牘撫掌嗟激以聞於上孝宗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淸

陳修洪武四年拜吏部尚書六部之設始自洪武元年鎮江滕毅

首長吏部佐省臺裁定銓除考課諸法畧具至是修與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衝僻爲設官煩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 明史

趙好德爲吏部尚書太祖嘉其典銓平嘗名與四輔官入內殿坐論治道命畫史圖像禁中

王直長吏部益廉慎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舉所屬賢否以備遷擢稱得人其子積爲南國子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亂法自我始也

王翺爲吏部尚書謝絶請謁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

耶婿賈傑官近畿翔夫人數迎女傑恚曰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請翔翔怒椎案擊夫人傷面傑卒不得調

黃孔昭爲文選郎中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曰國家用才猶富豪積粟粟不素積豈足賑飢才不預儲安能濟用苟以深居絕客爲高何由知天下才俊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於册除官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叙平允

儲巏進南京考功郎中吏部尚書耿裕知其賢調北部考注臧否一出至公嘗覈實一官裕欲改其評巏正色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羣僚咸在側裕大慚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

戶部

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周禮

鄭弘爲大司農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天下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明帝順其議 後漢書

杜預拜度支尚書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晉書

李絳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對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公物以結私恩上聳

然益嘉其直。舊唐書

代宗以韓滉判度支自兵興以來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財賦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唐書

蘇弁爲戶部郎中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裴延齡後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

陳恕爲戶部侍郎眞宗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宋史

洪适爲尙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卽位符離用兵餽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

劉璣爲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堤種

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又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　金史

馬亨爲戶部尚書金穀出納有條不紊　元史

楊湜爲戶部侍郎第民賦役輕重入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焉

張鳳初以戶部侍郎兼理南京糧儲廉謹善執法號板張　明史

年富天順四年戶部缺尚書李賢舉富左右巧阻之帝語賢曰戶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爲賢也特名任之富酌羸縮謹出納躬親會計吏不能欺事關利害者僚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大理

梁材三掌國計嘉靖中歲大臣或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世宗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

宋纁凝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爲戸部嘗語纁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需纁曰朝廷錢穀寧蓄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星憮然有郎言漕糧宜改折纁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

禮部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周禮

孔逷爲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齊高帝謂王儉曰逷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 南史

梁武帝嘗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諳練故事帝即除休源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訪逮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凝滯

隋牛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 北史

柳敏拜禮部中大夫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敏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先典者皆按據舊章刊正取中 周書

高郢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絶請謁專取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 舊唐書

李揆兼禮部侍郎病取士不考實徒務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藉梲圖史且不能自措於辭乃大陳書庭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但選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 唐書

韋純爲禮部侍郎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爲重曰爲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

唐號祠部爲氷廳言其淸且冷也 因話錄

唐人禮部員外謂之中儀主事謂之小儀鄭谷寄趙禮部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 潛確類書

吾紳拜禮部侍郎成祖謂呂震曰紳出自翰林可佐卿典禮矣紳

清癯有執淡於榮利初拜侍郎賀者畢集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衆笑而起 明史

姚夔成化初爲禮部尚書多所表見慈懿太后崩中旨議別葬閣臣持不可下廷議夔言太后配先帝二十餘年合葬升祔典禮具在一有不愼違先帝心損母后之德他日有據禮議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羣臣伏門哭諫帝爲固請周太后竟得如禮後孝宗見夔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乃如此

兵部

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周禮

時戎儲空匱蕭引爲庫部侍郎掌營造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 南史

韓臯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爲兵部侍郎號爲稱職唐書

姚崇爲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卽拜侍郎

唐張嘉貞爲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而庭無稽牒翰苑新書

宋王庶爲兵部侍郎對便殿口陳手畫秦隴形勢利害上大喜遷兵部尚書北盟會編

于謙爲兵部尚書也先勢方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湖廣貴州廣西猺獞苗獠所至蜂起前後征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

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 明史

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寧王宸濠反揚言旦夕下南京宇嚴爲警備而談笑自如時攜客燕城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綜理周密內外宴然指揮楊銳有才畧署爲安慶守備鎮守中官劉琅與濠通爲預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琅用事者琅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宸濠失內應且知有備不敢東攻安慶銳固守不得下未幾敗

鄭曉授職方主事日披故牘盡知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强弱之數尚書金獻民屬撰九邊圖志人爭傳寫之

刑部

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周禮

裴政爲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寛平無有寃濫。隋書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撻之既而謂曰我捶汝人必謂汝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通鑑

王播爲刑部侍郎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繁雜播備舉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訊決疾速如神。舊唐書

劉瑑遷刑部侍郎乃裒稾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

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唐書

張九成兼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宋史

卜天璋爲刑部郎中仁宗名入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賜酒隆福宮及錦衣三襲後被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君璋廉慎人也必得其情天璋承命獄賴不寃。字君璋天璋○元史

周楨爲刑部尚書太祖即位懲元寬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既具吏士始知循守其後數有釐正皆以楨書爲權輿云。明史

周瑄由刑部右侍郎轉左成祖方任門達逯杲數興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飭諸郎毋避禍以故移部定罪者不至寃濫同佐部者安化孔文英爲御史時按黃巖妖言獄當坐者三千人皆白其誣獨械首從一人論罪及是居部與瑄並稱長者

金純在刑部仁宗嘗諭純法司近尙羅織言者輒以誹謗得罪甚無謂自今告誹謗者勿論純亦務寛大每誡屬吏不得妄椎擊人故當純時獄無瘐死者

工部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書經

孫瑒巧思過人爲起部尙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 陳書

李栖筠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撤毀民賴其入 唐書

自當爲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混河自當往視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以成功言於朝河役乃罷會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即興工未幾泰定帝問成否自當請入對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帝大悅賜上尊金幣 元史

單安仁爲工部尚書精敏多智計諸所營造大小中程甚稱太祖意 明史

秦逵爲工部尚書太祖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

宜更易之命逵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藍衫絲各一以爲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蓋創自逵云

李慶進工部尚書山林事多趨辦中官有求執不與人多嚴憚之號爲生李

賈俊爲工部尚書工部政務與內府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專督工役職尤相關俊不爲所撓工役大省

部屬

粉署郎署也郎官握蘭含香於此省中以粉畫壁故名 通典

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後漢書

藥崧爲郎嘗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顯宗夜入臺見崧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馮豹爲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閤下或自昏至明天子默使人持被覆豹敕令勿驚也日暮諸郎下豹每在後帝嘉之　三輔決錄

田鳳爲尚書郎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漢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恒集芝舍當上直送至岐路及下直則飛鳴車前　初學記

魏舒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逕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媿色　王隱晉書

杜軫爲齊尚書郎每月趨翔廊閤之下威容可觀中朝偉之華陽國志

劉儁由兵部主事歷郎中遇事善剖決爲太祖所器明史

章綸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召爲儀制郎中綸見國家多故每慷慨論事嘗上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

楊循吉授禮部主事善病好讀書每得意手足蹈掉不能自禁用是得顛主事名

給事中

張元素爲給事中詔發卒治洛陽宮殿且東幸元素上書諫太后郎詔罷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唐書

許孟容擢給事中浙東觀察使裴肅委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肅

李德宗擢總衢州刺史孟容還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總無功越進超授羣議謂何於是詔中停

范純禮爲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宋史

王巖叟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即繳錄黃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言之益切退上疏凡八命竟寢

晏敦復除給事中居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

金安節爲給事中龍大淵曾覿以潛邸舊恩並除知閤門事安節封還錄黃孝宗怒安節即自劾乞竄上意解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擢編修官安節又奏罷之張浚聞之曰金給事眞金石人也

彭汝實嘉定州人爲給事中數言時政缺失與程啟充及徐文華安磐皆同里時稱嘉定四諫 明史

孫應奎洛陽人爲兵科給事中累劾張璁桂萼方獻夫又乞責汪鋐爲比黨戒諭高平縣丞時有與應奎同姓名者餘姚人爲禮科給事中疏劾汪鋐奸謫華亭縣丞兩孫給諫之名並震於朝廷

楊漣爲兵科給事中光宗不豫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朔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豈可託幼主者遂趨諸大臣亟見儲皇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請於初六日登極是時李選侍據乾清漣導周嘉謨左光斗

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羣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首輔方從哲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漣屢斥之至是又言若曹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其日選侍遂移宮明日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左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

都察院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葢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

御史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爲糺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
亦謂之御史大夫寺 杜氏通典
御史大夫位上卿有兩丞金印紫綬 漢書
薛宣爲御史中丞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
退稱進白黑分明
傅元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値日暮捧白簡不寐待旦於是貴遊
懾伏臺閣生風 晉書
鄭鮮之爲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權貴明憲直繩得司直之體 宋書
李彪遷御史中丞性剛直多所彈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
呼爲李生又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後魏書

唐以御史臺爲憲臺御史大夫爲大司憲會昌二年勅曰御史大夫秦爲正卿漢爲副相舊唐書

韋思謙爲御史大夫性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唐書

崔隱甫爲御史大夫臺中自御史而下舊皆得顓事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元宗嘗謂曰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風采肅然宋史

嚴升歷官大理寺少卿清軍蘇松執法不撓調南京僉都御史與郤玘同心治事剛果自信嘗著神羊賦以見志焉明史

顧佐爲右都御史糾黜貪縱朝綱肅然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外
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
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云

御史

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漢書
法冠一曰柱後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
故以爲冠後漢書
桓典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
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文帝問左右此何官辛毗曰此謂

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今備位但珥筆耳 魏書

薛聰爲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彊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自是貴戚歛手 北史

王志愔爲左臺侍御史以剛鷙爲治人吏畏讋呼爲皁鵰 唐書

李勉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讙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

溫造爲侍御史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凛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 宋史

錢顗爲殿中侍御史以劾王安石而貶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

姚天福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世祖嘉其直錫名巴虎思謂其不畏强悍猶虎也 元史

周新初名志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爲名由大理寺評事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爲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奔匿 明史

鄭辰爲監察御史南京勅建報恩寺役囚萬人蜚語言役夫謗訕恐有變命辰往驗無實無一罪者谷庶人謀不軌復命辰察之盡得其踪蹟成祖語方賓曰是眞國家耳目臣矣

孫鼎爲御史督南畿學政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行部不令人知单輿猝至諸生謁輒閉門試之即日定甲乙諸生試歸榜已揭通衢請託者無所措手英宗北狩鼎試罷謂諸生曰故事當簪花宴今臣子枕戈之秋不敢陷諸君不義設茗飲步送諸門

蕭鳴鳳爲御史激昂論事輒不報引疾歸起督南畿學政諸生以比前御史陳選曰陳泰山蕭北斗

馮恩擢南京御史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之奸論死比朝審汪鋐主筆恩不爲屈鋐益怒署情眞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

宗人府

宗正卿周官也選宗中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秦漢因之晉曰大宗正唐曰宗正卿初學記

周成王時彤伯入爲宗正掌王之親屬

漢宣帝拜劉辟彊光祿大夫時年已八十徙爲宗正册府元龜

鎭國中尉睦㰅被服儒素覃精經學論者以方漢之劉向萬曆初舉文行卓異爲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寒暑不輟年七十卒宗人頌功德者五百人學者稱爲西亭先生明史

通政司

通政司主出納上命通達下情準古納言之職。經濟類編

熙寧中設通進銀臺司。宋史

洪武十年置通政使司以曾秉正爲通政使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政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明史

李錫在通政司封駁章奏通達下情雖倥偬繁劇而井井有條無壅滯之病又能不察察小失有大臣德量。實錄

柴義嘉靖初特擢通政使以其音吐洪暢容止端重甚眷注之嘗命近臣傳諭通政司官奏事當一如柴義。獻徵錄

大理寺

廷尉秦官掌刑辟漢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爲廷尉 漢書

魏復爲大理南朝又名廷尉梁改名秋卿北齊隋爲大理加寺字

唐龍朔中改爲祥刑寺光宅中爲司刑神龍復爲大理 舊唐書

于定國爲廷尉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 漢書

陳寵爲廷尉性仁矜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輕典務從寬恕和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 後漢書

宋世軌爲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徒黨數

年不斷世軌判其事爲刼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絶 北齊書

趙綽爲大理丞處法平允遷大理少卿時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 隋書

戴胄性堅正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胄胄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擿言若泉湧帝益重之 唐書

唐臨爲大理卿高宗嘗錄囚餘司斷者輒紛訴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

李日知爲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劇可久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稱 宋史

陳太素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疑獄必名與議太素爲推原人情以傅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爲不及

虞謙爲大理寺卿時呂升爲少卿仰瞻爲丞而謙又薦嚴本爲寺正仁宗方矜慎刑獄謙等亦悉心奏當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獄謙等再四叅復必求其平嘗語人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 明史

太常寺

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典三禮兼夔典樂之任也周宗伯爲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欲令國家盛太社稷常存故稱太常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更名太常 杜氏通典

叔孫通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 史記

桓榮拜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 後漢書

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華嶠後漢書

賀循拜太常中宗下令曰循氷清玉潔行爲俗表位上卿而居纔

蔽風雨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幷錢二十萬晉中興書

斛斯徵爲太常少卿精三禮兼解音律自魏雅樂久廢徵博采遺逸其樂始備北史

賈黃中判太常禮院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稱職宋史

李宗諤判太常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抱器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濫者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眞宗省閱而賞歎之

魏驥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用師逵薦遷太常博士帝謂曰劉履節爲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不輕予人也明史

光祿寺

後漢光祿勳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考其德行而進退之。杜氏通典

秦置郎中令主諸郎之在殿中漢更名光祿勳北齊兼掌餚膳隋則全掌餚膳不復掌宮殿門 初學記

張湛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續漢書

楊賜拜光祿勳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問之賜案春秋讖謂天投蜺海內亂。謝承後漢書

孟宗爲光祿勳大會宗性少酒偶有强者一杯便吐傳詔司察宗

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曰至德清純如此通鑑

王遠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南史

張元易於光祿署中種竹甚蕃棃惟敬秘書題曰紫禁滄洲明農丈人集

太僕寺

周官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似今太僕之職秦因之掌輿馬歷漢魏晉咸置唐因之杜氏通典

汝陰侯夏侯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及代王之來嬰以太僕入清宮迎立孝文帝復爲太僕史記

石慶爲太僕御出武帝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祭彤爲太僕明帝常以爲可屬以重任從帝東巡過魯帝坐孔子講堂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後漢書

司馬池通判西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爲羣牧判官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紿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羣負者皆入　宋史

朱守仁拜太僕卿首請立牧馬草場於江北滁州諸處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馬大蕃息馬政之修自守仁始　明史

楊砥遷北京行太僕寺卿定牧馬法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十

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人養馬家歲蠲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亦免半成祖命軍租盡蠲餘悉從其議於是馬大蕃息

呂憲進南京太僕寺少卿故事太僕馬數不令他官知以是文籍磨滅登耗無稽憲曰他官不與聞是也當職者可貿貿耶議請三年一校勘著爲例

鴻臚寺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改爲鴻臚 杜氏通典

大鴻臚屬官大行丞有治禮員三十七人主齋祀儐贊九賓之禮

東觀漢記

鴻臚三十六人。陳寵左雄並遷公。

習郁爲侍中時漢光武幸黎邱。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山爲鹿門山。襄陽耆舊傳

陳紀不受太尉拜大鴻臚子羣爲三公。紀太邱長寔之子也。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後漢書

韓宣明帝時爲大鴻臚始南陽韓曁以宿德先爲此官。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魏畧

楊善偉風儀。音吐洪亮。工進止。每朝謁引進奏。時成祖目屬之。累

進鴻臚寺右丞仁宗即位擢本寺卿正統初擢禮部左侍郎仍視鴻臚事英宗北狩使也先以口辯竟奉上皇還舉朝競奇善功 明史

國子監

晉武帝始立國子學北齊曰國子寺隋改爲監唐以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宣業 舊唐書

杜夷素以儒稱秉操貞素中宗以爲儒林祭酒 晉中興書

元善拜國子祭酒高祖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以諷諫上大悦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 善封江陽縣公 隋書

孔頴達拜國子祭酒太宗幸太學釋菜命頴達講孝經頴達上釋奠頌有詔褒美 唐書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城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敎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崔頌判國子監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史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授綏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宋史

鄭穆拜國子祭酒每講益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敎誨

顏師魯爲國子祭酒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穿鑿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身先與諸生言孳孳以治己立誠爲本藝尤異者必加

獎勸由是人知篩勵孝宗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

耶律有尚爲國子祭酒其立教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眞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慤教法一遵其師許衡之舊而勤謹有加身爲學者師表數十年海內宗之如昔之宗衡也 元史

齊履謙爲國子司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其教養有法諸生畏服未幾履謙去國學澄移病歸延祐元年詔擇善教者復以履謙爲司業履謙律已益嚴教道益張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

宋訥遷祭酒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帝使畫工瞷訥圖其像危坐有怒色明日入對帝問昨何怒訥驚對曰諸生有趨蹌者碎茶器臣愧失教故自訟耳且陛下何自知之帝出圖訥頓首

謝　明史

李時勉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餐錢爲賙給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誦聲不絕人才盛於昔時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英宗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陳敬宗遷南京祭酒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

失容卽令待罪堂下敬宗與李時勉同時爲兩京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李廷機累遷祭酒故事祭酒每視事則二生共舉一牌詰前大書整齊嚴肅四字葢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故共立教一以嚴爲主

京府尹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是爲三輔 漢書

汲黯爲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弘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 史記

薛宣爲左馮翊得郡中人吏罪名輒告其縣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　漢書

兒寛爲左內史勸農桑緩刑罰推情與下吏民信愛之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武帝由是奇寛

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閉閤思過於是訟者深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

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延篤爲京兆尹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
愛先是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
後有邊延二君 後漢書
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屢有治績高祖謂曰社稷大事終以委公
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隋書
李仲通爲京兆尹族弟叔明乾元中爲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
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唐書
李元紘擢京兆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爭
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

柳仲郢爲京兆尹政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愛爲本山堂肆考

李穆知開封府剖判精敏猾姦無所貸假由是豪右屛蹟權貴無敢干以私宋史

蔡襄知開封府精吏事談笑剖决破姦發隱吏不能欺

范百祿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圄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

姚天福拜參政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元史

龐嵩歷應天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年府缺尹屢攝其事始至值歲饑上官命督振公粟竭貸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萬七千餘人乃蠲積逋緩征徭勸勞徠復業者又十萬餘人留都民苦役重力爲調劑民困大蘇江寧縣葛仙永豐二鄉頻遭水患嵩爲治隄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名貧民佃之流移盡復歲時單騎行縣以壺漿自隨京府佐貳鮮有舉其職者至嵩以善政特聞

明史

寇天叙累遷應天府丞武宗駐南京從官衛士十餘萬日費金萬計近幸求索倍之尹齊宗道憂懼卒天叙攝其事日青衣皂帽坐堂上江彬使者至好語之曰民窮官帑乏無可結歡丞專待譴耳

彬使槼至皆然彬亦止他權倖有求則曰俟若奏卽予禁軍攫民物天叙與兵部尚書喬宇選拳勇者與搏戲禁軍卒受傷懲且畏不敢横其隨事禁制多類此

劉宗周爲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賙卹單丁下戸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

穀玉類編卷二十八